

# 一部书写中原大地女性的史诗 邵丽家族长河小说《金枝(全本)》出版

在中原千年故土的颍河岸边，有一个古老的村庄——上周村。像无数个家族一样，其中一个周氏家族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又从城市返回到乡村的历史进程，上演了一幕幕从隔阂到交融的人生悲欢。这个家族长河故事被作家邵丽写进长篇小说《金枝》(全本)中。2022年12月，《金枝(全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不同于此前出版的《金枝》讲述的单一视角，《金枝(全本)》拓展了叙述角度，通过不同人对同一家族历史的讲述，将家族故事多层次地铺展开来，并以敏锐的笔触深入周语同、周拴妮以及周氏家族几代女性的内心深处，述说着从未被展示的痛苦、挣扎、忍耐与抗争。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邵丽特别着重描摹家族女性在传统文化下的恪守与抗争，挣扎与奋斗，撑起了这片故土的魂魄与新生。



《金枝(全本)》

理描写将一个好强、愤怒、充满创伤的女儿展现得淋漓尽致，又转身在中部中，以拴妮子的视角，完成了对父亲另一个女儿成长的表白。这是一种试探实验，也是一种自我和解。

如果说，被剥夺的父爱和被侵犯的家庭生活一直让邵丽的人生压抑窒息，那么《金枝(全本)》中的这种对照、换位，则足以显示人到中年的周语同与人到中年后的邵丽，终于在文本内外得到释怀。就像邵丽曾经说过的，“人生的过程是一个灵与肉痛苦挣扎的过程，如果通过文学这个媒体，使我们互相之间变得更加宽容、关爱、和谐，可能这比任何奖项都更加富有意义。”

《金枝》系列的写作始于她一个长久的心愿，那就是写一下在特殊年代被造就的她的父母以及她们的家族。更迫近的触动，则是由于父亲去世后，让她再次审视父女关系。一直自觉被父亲漠视一生的女儿，在重新梳理了整个家族的枝脉之后，对家族历史和亲缘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

近些年来，中原作家群成为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出现了刘震云、李佩甫、周大新、邵丽、梁鸿、乔叶等一大批

优秀的作家。在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的评价体系中，邵丽“是一位具有强大文化自信和性别自信的作家。她的写作直面了当代史的叙述难题，在时代变迁中重建了当代的家族叙事。邵丽面对的生活世界不是《白鹿原》的传统家族世界，而是一种具有革命史背景的当代经验。”

《金枝(全本)》可视作邵丽对故乡河南周口故土、颍河水边生息的乡亲的一次深情注目，父辈的历史和她生活的时代在本书中重叠汇合，而她所描写的家族女性在传统文化下的恪守与抗争、挣扎与奋斗，更撑起了这片故土的魂魄与新生。

### 以金枝为题眼 想塑造中国传统女性的韧性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邵丽尤善于讲述女性故事，描写女性心理。《金枝(全本)》虽然讲述的是家族故事，但通读下来不难发现，周氏一家能像大树一样不断枝繁叶茂，主要归功于周家的女性以一种强悍的生命力，捍卫这个大家庭。与之相较，周家的男性们，无论是曾祖父周同尧、祖父周秉正、父亲周启明，还是周语同的哥哥们，在小说中均处于失语状态。这种设计并非邵丽刻意为之，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位置和缺失。尤其在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中，一直有严父慈母之说，父亲是正统、威严、权利的象征，母亲才与家庭中温暖、琐碎、烟火气的生活紧密相连，也形成了“形而上”的父亲和“形而下”的母亲。

《金枝(全本)》中的女性，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邵丽曾谈过，为什么要以“金枝”作为题眼统摄整部小说，“金枝玉叶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梦想，我的前半生坎坷不平，就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孩子们被金枝玉叶地捧着，娇嫩的生命却恰恰最容易被损伤。金枝是我的期许，也是我心底挥之不去的恐惧。”

当然，《金枝(全本)》并非是一部伤

痕小说，邵丽要真正展示的是历经痛入骨髓、苦到绝望的人性淬炼后，周家女性们所展现出的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和绝境重生后的悲壮。当这些女性的尊严被践踏、被无视，她们纯洁的生命被侮辱、被摧残之后，她们反而如凤凰涅槃，以生命的本能重建生活，将自己的未来、追求传递到下一代的身上。邵丽说：“我想塑造的就是中国传统女性身上的那种韧性。”

### 拂去历史尘埃 还她们一个清晰的面容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家族小说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板块，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家族小说最能反映社会变迁、观念演进和个体命运的流变。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老舍的《四世同堂》、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梁斌的《红旗谱》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家族小说在不同时期均以经典面目出现，在记录历史、反映现实人生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艺术作用。

邵丽的《金枝(全本)》是敏感的，也是敏锐的。它用一颗悲悯之心，回望这些疼痛的面孔，拂去历史尘埃，还她们一个清晰的面容。让这些女性被看见，是《金枝(全本)》给五四之后这一百多年历史和文学最大的馈赠。

生于河南、长于河南的邵丽，几乎是命中注定要书写河南。她曾在豫南漯河，沿着沙河溯流而上寻找源头；她曾参加黄河采风团，一路走过黄淮平原、关中平原，跨越壶口和河套平原；她甚至在深夜一个人顺着黄河的河岸行走，与河南土地最直接的触碰，让她心中形成了一条涌动的不断诉说的河流，是黄河，是颍河，是故乡，也是她自己的生命之河。这些中原经验，使《金枝(全本)》的讲述有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以磅礴的气势，将它所描写的故事融入家与国的寻常。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 女性的恪守与抗争 撑起这片故土的魂魄与新生

《金枝(全本)》分为上部、中部、下部、尾声四个部分，以不同的视角完成了周氏一家人生故事的讲述。上部以女儿周语同的视角讲述自己所经历的家庭故事，这个视角是现实中邵丽的角色；中部是以周语同同父异母妹妹拴妮子的视角，讲述她在上周村与父亲后来的家庭间的疏离和游走；下部、尾声则以全知全能视角回视这个家族的过去和未来。

邵丽不仅以精准的语言、深刻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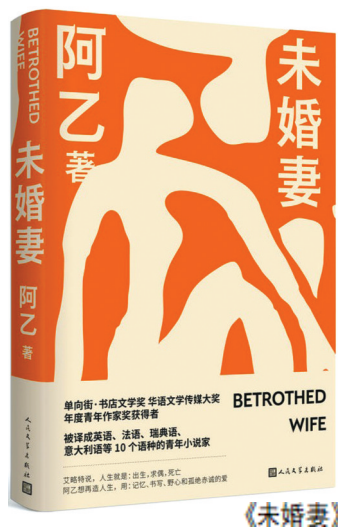
## 阿乙新长篇《未婚妻》 写出生活和审美的辽阔

在过去近二十年，阿乙的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中篇小说《模范青年》《下面我们该干什么》、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等，以鲜明的风格赢得了众多拥趸，阿乙也被国内文坛公认为70后实力派作家。

2022年岁末，阿乙的最新长篇小说《未婚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其中既有阿乙以往风格的延续，也包含着更成熟的自我认知和更蓬勃的写作野心。

小说中的“我”作为“未婚夫”，因为出走县城而获得了多重身份、多重视角，爱情和“未婚”也由此变成了“想象另一种可能”。阿乙从记忆入手，打量小镇警察、文学青年、外省人的命运现实，捕捉爱、醉、病、生与死的虚无，精微摹写波澜壮阔的流动变迁。很多普通人的一生，都涌现到了阿乙的笔下。

12月14日晚，《未婚妻》线上新书发布会上，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文学博



《未婚妻》

士徐兆正与作家阿乙一起，畅谈《未婚妻》的故乡情结、多重自我和形式创新。

李敬泽对《未婚妻》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其具备“生活、审美的辽阔和情感、

精神探索的深不可测。称得上是一部带有奥德修斯般反抗命运的英雄气质和史诗气质的作品”。

徐兆正是阿乙的朋友，追踪阅读和研究阿乙多年。他认为：“《未婚妻》是阿乙对自己的一次再造。在故乡江西瑞昌生活的经验，除了是空间意义的，也是时间意义的；同时，既是功能性的，也是确立了他的自我本体的……所以，他才能够将看起来平凡无奇的一次订婚写得风生水起，甚至让这样一件小事具有了包蕴整个世界的弹力。这个世界是阿乙在时间-记忆的维度开辟出来的新世界。”

阿乙生于乡村、长于县城、寄居一线城市的经历，让他始终有一种在边缘野蛮生长的“野生”的气质；同时，他的审美悟性、开放的阅读视野和对先锋艺术探索的膜拜与执着，让他的写作总是能够打破审美陈规，产生创新性的经典气象。之后，因为生了一场重病，他的创作



阿乙(人民文学出版社供图)

更是进入了一片隐喻天地，与死亡劈面相逢的遭遇让他对命运、生活、人性、时间和空间都产生了与众不同的理解。

阿乙透露，《未婚妻》的续章《未婚夫》也在创作打磨中。真实经历中，他的确有过一次县城婚约，因为他的出走，这婚约成了人生遗憾。在小说中，他想让“破镜重圆”，让这镜子成为照亮自己完整人生的镜子。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